

人间物语

灯下书

一碗馄饨

| 胡建琛 文 |

| 江凤鸣 文 |

1
少年。天色未亮，胶南小学集合出发，扫墓并春游。小学生叽叽喳喳，惊飞锡澄公路杨柳树歇息的鸟儿。

一路十几公里跋涉步行，革命烈士墓、锡惠公园、城中公园、春雷电影院……无忧无虑的少年，一切都那么青春、欢快。

“来一碗小馄饨呀。”城中公园园左侧老王兴记，大铁锅沸滚氤氲，锅内小馄饨似白玉兰花般盛开。学生们挤满店堂，一锅、两锅都没轮着，倒激起无数馋虫。

翘首以盼、忐忑不安。一碗漂浮猪油，点缀葱花、紫菜、蛋皮和豆腐干丝的小馄饨，终于端了过来，这是平生第一回吃上城里小馄饨哪。尝一口：烫、鲜！老师说：慢点吃。

这碗馄饨9分钱，昨天母亲给两角。又买一包松子，向同学借一角。松子真香。

哎，实在走不动路了。幸好返乡有运送解放军叔叔的铁棚卡车乘坐。

2
江南农家。那时一日三餐无非白米饭、泡饭、粥、面条，馄饨很少吃。若遇青黄不接，比如歉收、荒年岁月，人口多的农户甚至断了粮……

当然农家亦会包馄饨。妻说：岳母生她大妹子，嘴里寡淡，实在没啥可吃的，她小小年纪，第一次为母亲包一碗咸菜大馄饨，缺少油水，仅加点糖，岳母连声称赞！

农家馄饨用馅五花八门，当年多见菜，少有肉，尽管猪肉0.75元每斤。想吃馄饨了，除青菜、白菜、咸菜外，就地取材还有苋菜、长豆、茄子、韭菜、荠菜、马兰、芹菜、茭白、金花菜、生瓜、竹笋、胡萝卜、香菜等等，均可拌做馄饨馅。

过年跟大人走亲戚，一大家族浩浩荡荡吃到正月半，仍有来不及拜访的。长安大李巷大姑姑家总是年初一请客，午后女人边讲山海经，边包馄饨，那可是肉多菜少哟。小孩吃不

了多少，我会悄悄藏几个，与零食放一起，带回给母亲或姐姐尝尝。

有次，小舅妈送来一碗大馄饨，又香又油——原来是把无锡特产油面筋，在热油锅里炸透弄碎，代替肉做馅，真是聪明人自有妙法。后来生活条件改善了，二姐夫的母亲把肉剁碎后却炒熟了，做茭白肉馄饨，吃起来越发簌扑落落，竟有焦香味。

3
小镇。东街有片馄饨店，只卖鲜肉小馄饨，进老街必经之路，上街有时忍不住解馋一碗，9分钱。一家面馆，光面以分量计算6—8分钱，从不去吃。中街供销社饮食店，难得买一只蒸饺，1角多呢。这钱是小学勤工俭学敲洋桶簸箕所得，独享美味惭愧了。

但这是小镇味道，弥足珍贵。

工作后，小家庭似雏燕筑巢，孩子出生，忙得手忙脚乱。珍贵的星期天，东亭单位试验田旁垦荒种菜，番茄、茼蒿、黄瓜、四季豆、细菜……吃不完啦，就裹馄饨，不忘送一碗邻舍。此后不久，直属所那邻舍端来一大盆馄饨，顿悟邻里之道。

岳母家门口一片竹林，郁郁葱葱。妻带孩子回娘家，下车步行几里地，找满一篮竹笋，鲜肉笋馄饨爽脆多汁，几个小家庭孩子抢食，个个能吃一铜碗。

单位食堂中午偶尔包馄饨，站长说，“肉多不太好吃，多些菜好了。”每人分半斤皮子及馄饨馅，各人尽快裹，大约30余个，裹得花样百出，像开馄饨博览会，众人哈哈大笑。师傅下锅煮，一大碗一口气干完。

4
城市。搬进城中后，逢年过节家里真热闹。特别是父亲上海退休回来，父母直接与我们一起住。吃顿馄饨，非常隆重，每次5斤以上馄饨皮子，真是繁琐“大工程”。

肉、菜和皮子按1:2:1比例。肉，选用后腿夹精、三肥七瘦，自家剁碎；青菜，母亲必定烧开水焯过，切碎后纱布滤去菜液；有时会放入香菇、木耳、香干、榨菜、开洋之类。最后，由妻子调味，一勺定味。这种菜肉大馄饨，有家的味道。

姐夫说，那些年头，弟弟一直请我们吃饭、裹馄饨……

上世纪80年代去广州，此地有一种云吞，精美小吃，精致小碗，价钱很贵，仍不够塞牙缝的，终于知道：馄饨还有很多别的叫法。

女儿中考后，我们及姐姐一起青岛旅游，临行大舅舅特意包饺子，我却眼巴巴躺床上，原来前天崂山烧烤吃坏肚子了。待绿皮火车返程，又饿啦，一盒海鲜饺子风卷残云。

无锡馄饨，有特色、有名气。王兴记、穆桂英、陈大嘴、锡祥记、大娘水饺，鲜肉、虾仁、开洋、三鲜，汤、拌、干煎，不一而足。

馄饨与无锡小笼包堪称绝配，一碗大馄饨15元，一两小笼4只10元，一餐解决了。星级宾馆自助餐，有馄饨总归要尝一尝。小宝宝之前不喜欢馄饨，却爱吃王兴记的拌馄饨。后来明白，自家馄饨内有生姜，改用生姜粉，迎刃而解了。

5
回乡。熟悉的路，熟悉的山，新城崛起了，村庄已不是过去的村庄，一切改变了模样。不变的是，包馄饨的频次与量质齐升了。父亲乐呵呵吃好，会自言自语一声：吃仔38只！上楼整理一番，又忙下楼，拿走厨房妻子准备妥的馄饨，乐呵呵送给奶奶。

新冠疫情突发，防疫不让去敬老院探望父亲。母亲说，裹馄饨吧。厨房摆开阵势，必定裹两种：一种大肉馄饨，带去喂给父亲；一种净素大馄饨，青菜、香干、菌菇、胡萝卜等馅，悄悄加一两个鸡蛋，不让老妈知道。母亲长期虔诚吃素，连鸡蛋、牛奶都不吃，素馄饨内小心意，母亲大人与我们瞎子吃馄饨——心里有数目。

乡下有柴屑馄饨，旧时挑担，现在电瓶车，这碗馄饨，鲜肉或混猪油渣，每碗由过去2元涨到如今10只7元，“碰肉”加鸡精、虾皮，时人权当点心，说“味道还不错”。

今年春天，肉价便宜，三天两头裹全肉馄饨，猴头菇、黄金菇、花菇等添加些，阳山毛笋、桃园荠菜、二姐家金花菜、小葱搭色，一碗馄饨起锅了。

唉！裹馄饨、吃馄饨的日子，许多年了。问曰：馄饨滋味如何？答曰：小馄饨品况味，大馄饨存思念；裹馄饨，就是裹（过）生活啊。一世人，一碗馄饨。但愿，吃一碗馄饨，此世此生再无“混沌”……

父亲的石榴花

父亲是个老军人，晚年时他有两大爱好。一是和孙子玩，二是养花。

我儿子出生之后，老爷子的脸上乐开了花。一辈子都不曾给子女洗过衣服的老头儿，居然乐呵呵地给孙子洗尿布。那时母亲尚未退休，他主动揽下了带孙子的活。深秋时节洗尿布，他怕伤了孙子皮肤，不用洗衣液，喜欢用开水浇，那个骚臭味随着开水的蒸气四处弥漫。谁要是有异议，他就大声嚷嚷：骚什么骚，香着呢。

孙辈们长大读书去了。父亲无事可做了，就开始养花。开始是我们送他的好花儿，渐渐地，父亲的窗台上，花儿不见了，换成了一色的绿色植物。有吊兰、仙人掌、宝石花、铜钱草、碗莲、朱蕉等。父亲说，你们拿来的那些花不行，那都是些贾宝玉、林黛玉，经不起风雨，上不了战场的。还是这些绿色养眼，看着就像绿军装。我们也只好附和着说：对，对。人家养红，咱养绿。绿色养眼，绿色环保。说完，大家笑了，父亲也跟着笑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父亲在伺候那些绿色植物之外，养起了石榴花。石榴花期长，能够从春开到秋。说来也怪，那些开花的植物都给他养死了，只有石榴花在他的呵护下，一年比一年开得繁盛、开得艳丽。我想，石榴花是朴实的花、低调的花、不慕虚荣的花，这正合了父亲的脾气。中国哲学讲天人合一，或许花木与养殖它的人合了脾气才会枝繁叶茂吧？

父亲养花，那是全身心投入。不但养得用心，而且有些玩物丧志。单位领导让他写回忆录，他说战争年代，我一个普通小兵有啥好回忆的，真正的英雄都死在战场上。学校邀请他给孩子们讲战斗故事，他也以身体不好推辞了。时间久了，在我们子女眼里，这个矮小的老头儿，或许确实没啥特别的地方，真也没啥好讲的。

抗战胜利70周年的前一天，我特意到渔村去看望父母。吃过午饭，母亲笑盈盈地拿出一张小城当地的报纸来递给我看。在“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”红色通栏大标题下，是一行黑体小标题：15岁参加革命的“土八路”。我快速浏览了一遍，看到了父亲的名字：“这不是写咱家老头的吗？”对我的提问，母亲回答说：是啊，这老头子终于开了金口了。

读了报纸上的报道，我才晓得这个一向低调、安静，在人群里甚至有些木讷的小老头儿，当年却有着许多荡气回肠的故事。他12岁就当山村里的儿童团长，13岁时被“扫荡”的鬼子抓了去，却机灵地把鬼子带进深山后，有惊无险地逃了出去。15岁他参加了八路军，从此闯进了民族解放的烽火硝烟里。有一次他被“扫荡”的鬼子堵在山村里，是村里的老大娘，把他认作儿子，才躲过了被俘的厄运。父亲说：过去我们说，老百姓比亲娘还亲，战争年代，那是真真切切的。没有老大娘的掩护，我哪里还能活到今天？这以后，他跟着队伍，打据点、端炮楼、上高山、钻密林，一直战斗在“反扫荡”的枪林弹雨里。他对记者说：当年跟他一起参加八路军的12个同村青年，抗战胜利，还剩下4个人。以后经历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的生死拼杀，前前后后参军的后乡26人，只剩他，有幸看到了新中国成立的五星红旗。父亲对记者说：我真是幸运啊，从来没想到自己能活到快九十岁。我是替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活着，去做他们没有做完的事。

父亲对记者说：我离开家乡几十年了，一直想回去看看，有时走到家门口了，也总没回去，近乡情怯啊。我忽然明白了多年的疑惑。自从我懂事起，父亲就很少回乡。定居江南后，他就再没有回去过。有什么事，都是我这个大儿子代劳。原来是战争给他的心灵留下了太深的创伤，让他难以忘怀那些死难的战友们。他不想再勾起自己，也不想勾起烈士亲人们的痛苦记忆。一起出去参军的同伴好友都牺牲了，多少年来，他生活在阳光下，也生活在内心的孤独里。

父亲过世后，窗台前那些父亲曾经伺候过的花花草草，大多枯萎了。唯有一株石榴花，却靠着自然的风雨和露水活了下来。望着它干枯的枝条，我的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。它多像父亲啊，低调而坚忍。以后每次回到渔村，我都给它整枝、浇水。



夏意 摄影 一千度